

幸 福

〔苏〕巴甫连柯 著

草 婴 译

花 城 出 版 社

幸福

〔苏〕巴甫连柯 著

草 婴 译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1插页 250,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0册

书号 10261·415 定价 1.40元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幸福》是苏联作家彼·巴甫连柯的一部佳作，曾于1947年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小说反映的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重建家园的故事。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退伍上校伏罗巴耶夫身负重伤后，从刚刚沉寂的卫国战争的战场，来到黑海沿岸一座几乎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城市。面对遍地瓦砾、百废待兴的祖国土地，他凭着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以百折不挠的毅力，积极投身到重建家园的斗争中去。在接踵而来的困难和考验面前，他忍受着艰难生活的折磨和亲人离散的痛苦，克服人民中间悲观颓唐的情绪，组织了生气勃勃的突击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劳动高潮。在他和同伴们的努力下，荒芜的土地终于获得了新生，幸福美好的生活也逐渐出现在他们面前。

作者自传

我在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彼得堡一个铁路职工家里。不久，因为母亲生病，我们一家搬到格鲁吉亚去住，格鲁吉亚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童年是在动荡多事的年头度过的。我隐隐约约地记得一九〇五年^①，记得武装工人跟警察的冲突。我们跟父亲（母亲在搬到梯佛利斯^②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住在城里最穷苦的拿哈洛夫克区，那里大半住着铁路工人。我记得大人们讲起高尔基的事情。他那时常到工人们家里，还跟我家附近的许多人交了朋友。我好久无法相信，那些讲的人真的认识高尔基。高尔基和夏里亚宾^③（也有许多人认识他）那时在我的心目中已是神话里的勇士了。

在开始阅读高尔基作品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敬爱他，而且崇拜他，把他看成本地出身的一位巨人，或者说，同乡（他在拿哈洛夫克区确实住过一个时期）。

我在梯比利斯念完中学，中学毕业后参加了红军。

还在学校里，我就梦想做一个作家，曾为一本叫《我们的田地》的手抄刊物写过一些东西，不过应该怎样开始写作，我当时并不知道。农艺师和教师的工作曾经吸引过我，可是生活却让我

① 指一九〇五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

② 梯佛利斯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现在叫梯比利斯。

③ 夏里亚宾（1873—1938）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还擅长绘画、雕刻、写作。

当了一名士兵。

我在一九二〇年入党，起初当政治指导员，后来当中队政委。复员后，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搞了几年党工作。在这几年里，开头在一张红军的报纸《红色军人》上，后来在《东方曙光》上发表文章。我写了一些不长的特写和党问题方面的文章。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的三年是在土耳其度过的，当时我在苏联商务代表处工作，但没有放弃为《东方曙光》和《救得萨新闻》撰稿。根据在土耳其所得的印象，写成了我最初的几个短篇小说和特写集《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这些短篇小说都是唯美主义的，凭空臆造的。

我的以后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说《沙漠》。《沙漠》是在一九三〇年参加作家旅行团游览土库曼之后写成的。跟一批有才华的、文学经验比我丰富的作家一起旅行，得益不浅，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次旅行使我对自己所写的有数的几部作品抱批判态度，并且找寻新的道路。不过，我不敢说，在我写成了《沙漠》之后就马上找到了这条道路。

就是在《沙漠》里也还存在着很浓的唯美主义的气息，存在着对东方异国情调和装腔作势的形式美的追求。

一九三二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巴黎公社事件的《街垒》问世了。在这部作品里，我虽然靠拢了现实主义，但还没有完全掌握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有一位批评家说，《街垒》是一部打有漂亮补丁的不成功作品。在《街垒》出版那年，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断然改变了我的写作道路——我认识了高尔基。两年之后，我到了远东，并且从那里带回来长篇小说《在东方》。这部小说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并且在国外被译成六种文字，其中包括中文在内。从那时起，我开始试写电

影剧本。最初我把《在东方》改编成电影剧本，后来又陆续出版了《亚历山大·聂夫斯基》、《亚柯夫·斯维尔德洛夫》、《宣誓》、《攻克柏林》。另外还有几个剧本没有上银幕。银幕之吸引我，首先因为这是一座大讲坛，从那里可以跟千百万观众讲话。我相信电影是散文的产物，而不是戏剧的产物，散文作家要比戏剧作家更接近电影，我老希望将来什么时候能写出一部没有毛病的电影剧本来。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八年期间，我曾经编辑《三十天》杂志，后来还编过高尔基所主持的《第二十二年》不定期刊，做过许多新闻记者的工作。我一生都爱好和重视报纸工作。报纸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位最好的老师。在一九三四年第一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一年，我以主席团成员身份在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工作。

一九三九年我亲眼看到人民在建设费尔冈运河时所表现的伟大热情，我根据这个主题同时写作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跟白芬军的战争使我不得不暂时丢开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因为当时我要以红军报纸《英雄的进军》随军通讯员身份参加这场战争。一九四〇年我正打算回到费尔冈运河的主题上去，可是不久就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我当了《红星报》的随军通讯员。我到过西线、勃良斯克战线、克里米亚战线、外高加索战线和第三乌克兰战线。

在战争时期，我写了一部非常失败的《俄罗斯故事》、短篇小说集《刚毅之路》、纪录片《德军溃败莫斯科城下》的说明和电影剧本《宣誓》。

一九四五年，在攻克维也纳的第三近卫军里，我结束了军事生活，来到了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写了长篇小说《幸福》、几个短篇

小说、电影剧本《攻克柏林》和一部短短的中篇小说《草原的太阳》。

一九三八年我跟一批苏联作家一起获得了列宁勋章；一九四〇年因为参加跟白芬军的战争而获得红星勋章，一九四三年获得红旗勋章。

我获得斯大林奖金，第一次在一九四〇年，为的是写了电影剧本《亚历山大·聂夫斯基》，第二次在一九四六年，为的是电影剧本《宣誓》，第三次在一九四七年，为的是长篇小说《幸福》。

从一九四六年起，我领导苏联作家协会克里米亚分会，编辑不定期刊《克里米亚》，从一九四七年起我是《旗帜》杂志的编委。《旗帜》基本上是跟我的全部文学生活联系着的。

战后我出国的次数相当多：为了编写电影剧本《攻克柏林》去过布拉格、维也纳和柏林，为了参加全美保卫和平大会去过美国。国外的印象鼓励我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但是我无法忘怀曾经一度由于人民建设费尔冈运河而潜入我心头的那股热情。我欠它一笔债。我也欠尤利乌斯·伏契克^①一笔债——我跟他是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认识的。关于他，我应该创作一部充满英雄气概的影片。我还欠塞瓦斯托波尔一笔债。总之，当我翻阅笔记本时，我明白，我必须再写比已经写成的更多的东西，而且，必须写得比我直到此刻为止所写成的更加好几倍。

我活着，我满怀信心工作，相信这些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彼·巴甫连柯

^① 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世界闻名的和平斗士，捷克文艺评论家、作家，一九四三年为德国纳粹党徒杀害，在狱中写有轰动世界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一书。

第一部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四年）

第一章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阿列桑德腊·伊凡诺夫娜·高烈娃来信。

信里有这么几行是同你有关的:

“您可知道伏罗巴耶夫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负了重伤,被送到后方去了。

“据说他们给了他无限期休假,但实际情况我们可什么也不知道。他把我们全都给忘了。

“您要是打听到他在什么地方和他的情况,请即写信告诉我。我的军邮号码还是原来那一个。”……”

伏罗巴耶夫把信揉做一团,扔到船舷外面。轮船向防波堤驶去。天色晚了,群山已蒙上一层阴影。它们洋溢着青色的衬影,画意十足地悬挂在城市的上空,仿佛雷雨时节低垂的乌云。城市四周白濛濛的大花园,好象弥漫在山凹口的雾气;而投射在山坡上的浓烈云影,却又象是辽阔而阴暗的峡谷。

小湾里亮晶晶的海水,反映出青色的——变了色的——群山,柔和的天色,以及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深远、纤细和美丽的东西,它正从上空俯视着海洋,——也许,这是从远处房子里传来的音乐,也许,这是降落到水面上的树林的浓香,也许,这是一个正在无线电里播音的女人嘹亮有力的歌声。这歌声是那么奔放地

荡漾在大地和海洋之上，同眼前的景色那么协调，看来它是属于一个居住在这里山间什么地方的人的。

还在老远的地方，当轮船刚刚小心地驶入海湾的当儿，伏罗巴耶夫就看到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滨海街、毁坏了的码头和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防波堤。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种满目凄凉的悲痛之感，在斯大林格勒、在基辅、在他看到德国人破坏遗迹的每个地方，曾经不止一次地涌上他的心头。

防波堤和滨海街，战前常聚集着来迎接从敖得萨或巴士米来的轮船的愉快、喧闹的人群，并且听得到至少六种不同语言，现在可变得冷清清的了。

几座德国人遗下的用多孔石灰石砌成的碉堡，突出在原来是人声喧闹的水上俱乐部的旧址上。海滩上横七竖八地散乱着登陆艇的残片。

“不该上这儿来的呀，”伏罗巴耶夫一面忧郁地想，一面烦恼地盘算：在这个面目全非的半死小城里，他该到什么地方去安身，以及一开头先做些什么。

“一座死城，”象在鉴定一所新辟港口似地注视着海岸的船长，向他转过身去，同时摆了摆手。伏罗巴耶夫从司令台上俯下身去眺望。

大约有一百五十名旅客，库班来的移民，在声嘶力竭地叫嚷，你推我挤地阻塞在吊梯口。

牛只从货舱里卸下来。它们被挂在起重机的绳索上，在半空中疯狂地挣扎，恐惧地大声嗥叫。

裙子翻得高高的哥萨克女人，在防波堤上跑来跑去，其中有几个在用各种不同的声调使受惊过度的牲畜安静下来；有几个在

搬动装在麻袋里的猪仔和装在菩提树皮编成的筐子里的母鸡，有几个在抚拍由于晕船而变得呆头呆脑的孩子，还有几个在男人们的嘲笑声中，庄重地捧着不知带来作什么用的栽着无花果的花盆。

“这里多可怕！”一个才上年纪的哥萨克人胆怯地环顾着山和海，对一个年轻的女人——看来是他的儿媳妇——说。“可怕，象女人爬到高高的炕上去一样可怕……不过这里呀，十二月的天气简直暖和得象五月……”

这几句话安慰不了那个年轻的女人。她高声地吸了一下鼻子，准备哭出声来。

“达曼人，史塔罗斯吉勃里耶夫人，斯拉文斯克人！快来登记！……残废的，到斯托依柯那儿去！……士兵们，上这儿来！……”

“喂，斯杰潘内奇！”有人从防波堤上喊着老头儿。“你在等什么呀！”

于是他就忙碌起来，不断地点着头，怯生生地膘了一眼周围的人们，沿着吊梯走下来。

“见鬼，全都是些鲁滨逊！”船长说：“什么魔鬼把他们带来的呀？……上校同志！您难道也是跟他们一起来的吗？”他问。

“不！我是自己来的，”伏罗巴耶夫忍住了咳嗽回答，不过并没有说出他为什么到这里来。

说是从医院里获得长假，想到这里来弄一所小房子住住的吗，看来有些不好意思，虽然象他这样扶着拐杖、佩着金色或红色荣誉军人胸章的人，昨天他在船上就看到好几个。

“您是本地人吗？”船长问。

“也可以说是本地人，”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盘问，伏罗巴耶夫这样回答。

“噢，那还可以，还说得过去。要不，难道在这里也可以过日子吗？您可别也这么忙着下去呀，”他发觉伏罗巴耶夫想从司令台上走下去，就说：“他们会把您挤倒的，会把您的命也给挤掉的。我看您那条腿还是新近才丢的吧？您还没有用惯假腿呢……我真不懂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算是一种什么移民哪，有什么意思呢？这里就连一枚钉子也找不到，战争把什么都带走了，而这里的老百姓呢，就是知道讨这个，要那个……我老实对您说吧，不到冬天，全会跑光的。要在精光的石头上建立生活，岂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吗？荒唐！荒唐……简直是吉卜赛的派头！”

伏罗巴耶夫不听船长的话，他左手扶着拐杖，右手握住栏杆，小心翼翼地 from 司令台上走下去。一个水手帮他把皮箱和背囊拿下吊梯，于是伏罗巴耶夫脚就快活地接触到了地面。他的头脑高兴得有些眩晕。他一面咳嗽，一面慢吞吞地朝城里走去。

在防波堤上，在码头废址旁边的广场上，——战前原是全国运输协会办事处的所在地，一向是非常热闹的，——现在连一个人影子也见不到了。

滨海一带变成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废墟。

城市搬到离海较远的一边去了。

党委会里也很冷静。那边，在几个曾经一度很华丽、而现在却是四壁剥落、桌上点着自制煤油灯的空房间里，大家都感到说不出的惊奇，因为他们听说有一个生病的独脚上校上这儿来休养，但他并没有带疗养证，——如果他带有疗养证，事情也要好办一些，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两所疗养院开了门，——却打算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里租一座小房子住下来。

大概就是由于这种普遍对他感到惊奇的缘故吧，他们立刻把

他来的消息，报告了区委书记柯磊托夫。书记向会客室里望了一下，就过去挽着伏罗巴耶夫的手臂，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且帮他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来。在还没有看来人的文件之前，怀疑地向他的眼睛膘了一下。

柯磊托夫的脸，枯黄而多皱纹，象是有病的样子，而他的目光，当它和一个奇怪的来客相遇时，则充满着狐疑、甚至骚乱的神色。这不是一张讨人喜欢的脸：憔悴、呆板，第一眼就不吸引人。

“您没有把我当作骗子吧。”

书记扬起眉毛，没有回答。

“老实说，象您这样的人在我这里还是头一个呢，”书记把伏罗巴耶夫的所有文件看了几遍之后说：“你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上校？”他好奇地问，可是接着又自己回答，似乎没有发觉伏罗巴耶夫的骚乱不安：“首先，你最好去弄个过夜的地方。这是第一！然后再吃一点东西。这是第二！不过，朋友！今天这些已经来不及了。饭我们是一天只吃一顿的。那末，这地方你熟悉吗？”又是不等回答就继续说：“那末，一切都随你的便好了。你打算做些事呢，还是坐吃抚恤金？”

书记一面询问，一面用并不友好和怀疑的眼光瞅着伏罗巴耶夫，在他的双眼和全部神色里，显然充满一种将发生不愉快纠纷的恐惧，——跟这位在战事还没有结束就跑来休息、并且岸然象一个至少得过三次苏联英雄称号的人那样要求配给房子和花园的荒唐上校，这种纠纷是无法避免的。柯磊托夫自己呢，他就住在一所窗上没有玻璃的房子里。

“请听我说，柯磊托夫同志，”伏罗巴耶夫说，同时小心地从书

记手里拿回自己的文件。“我坦白告诉你：我确实是个傻瓜，会到这里来。这一层我明白。不过，不论怎么说，我一定尽量不来麻烦你。”

“你不会麻烦我的，不然我也会一下子把你摆脱掉，”书记以厌烦和果断的语气打断了他的话，“不过，不管麻烦不麻烦，主要的是这地方对你毫无意义。”

“我懂，我懂。那末，你是说我得先去找一个安身的地方，然后再来，再来谈工作的事吗？”

“你不愿当检察长吗？”柯磊托夫心不在焉地问。“那末，担任一些讲师的工作，你觉得怎样？工作并不肮脏，我也不会要你负担太多的事，而且口粮也有，还有这样那样什么都有……你就来当讲师吧……苏陵娜！”他暴躁地叫了一声。“随便叫哪个干部来一下！……真要命，没有电话。口头联络，老兄，真象是在打空手仗呀……”

没有一个人到办公室里来。柯磊托夫象刚才从伏罗巴耶夫手里拿过文件时一样性急地在写字台上摊开一张破破烂烂、画满颜色铅笔的城市规划图来。

“您可以自己选择一下，”他用手指敲了一下城的西南部分，指指一所座落在著名的茶山脚下有花园的、原来很富丽的大庄园。“或者在这里，”他用手指在东南方挥了一下，指着一所公路附近规模庞大的国营农场的葡萄园——在葡萄园之间散布着几所私人别墅和小型休养所。

“房子，你也明白，全都打毁了，需要一番修理，至于怎样去搞这些修理的事，我可不知道，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的忙，这你也一定明白……要是我这里有些人，多少还可以想想法子，

可是，你明白，我没有，我这里什么人也沒有……真该死！”

柯磊托夫一撇开他认为荒唐之极的伏罗巴耶夫私人问题之后，立刻就焦虑不安地谈起本区的各种事情来，他那含有困惑和猜疑神色的疲惫双眼和瘦削的脸，显然变得活泼了。

他谈起一些使他感到极度不安、以至好久不能再想其他事情的问题。他的思想始终贯注在那些万难解决的生活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他又必须在最近期间解决。他说不等他打开僵局，想出办法，中央就又会派给他许多别的工作，可是这些工作的处理却必须等上一批尚未解决的问题解决之后才可以进行，而他根据经验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又会有第三批问题、第五批问题、第十八批问题压到他的肩上来，可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却又必须依赖第二批问题、第四批问题和第十七批问题的解决，同时他更明白，他没有权利把它们推卸掉，而且除了自己之外，也不能推到任何人的肩上去。因此，他在睡梦中也常常发脾气。他即使睡在床上，也在骂人、攻击人。

柯磊托夫越讲越变得和气起来，虽然他所讲的绝不是什么动听的事，不过问题在于——他要使伏罗巴耶夫相信——整个黑海沿岸没有一个地区比他柯磊托夫那个区更有光辉的远景，他说就是那些琐琐碎碎的日常小事一直在妨碍他柯磊托夫去接近这个远景。

这时办公室的门没有经过叩敲就被推了开来，一个身着白色侍者服，脚穿软底毡鞋的瘦小女人端着一个盘子进来，盘里放着一玻璃杯茶和一小盆用鸡蛋粉做的蛋饼。

她走进来，看到一个陌生人就站住了，同时不以为然地向他瞧了一眼。伏罗巴耶夫立刻发觉她那不以为然的神色，而他的惊

奇目光跟她的敌意目光对视了足有一秒钟，弄得两个人都有点窘。柯磊托夫一面继续讲述，一面向她做了一个手势，要她把盘子放在写字台的一边，同时，并不停止说话，举起两个指头，示意她给客人也弄一份晚餐来。

女人微微地摇摇头，回答没有第二份晚餐，接着她把自己庄重的灰色眼睛转向放着柜子的角落，柯磊托夫发觉她的目光，又肯定地摆了摆手，再给她看两个指头。

柯磊托夫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抱怨区里没有人，而那个女人却轻得没有一点声音地走过去，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开过的酒瓶，两只在伊朗用来喝茶而在格鲁吉亚只当酒杯用的上口大、下脚小的玻璃杯来。她把瓶和杯子放在台上后，就把身体靠在墙壁上，等待柯磊托夫谈完话。

“不过，你当然明白，自然虽然被人征服了，它可还是不能没有人照顾，”柯磊托夫继续说，一面在玻璃杯里斟满酒，用又把蛋糕截成两半，接着又用手势请伏罗巴耶夫动手吃喝。他仿佛生怕他的话一停下来，伏罗巴耶夫就会告辞。

“葡萄藤好比牛。牛单单喂些草料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抚爱。老兄，你如果常常摩摩它，它就会给你整桶的牛奶。葡萄藤也是这样。你要是不按时在这个鬼东西的周围松土、修剪、浇水，你就连个屁也甭想收获。品种又不好，你收得的葡萄就会象野生浆果一样酸。不过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里可以使用的机器只有一种，那就是一双赤裸裸的手。什么都用手，好象高罗赫皇帝^①时代一样。”

^① 高罗赫皇帝是神话里的一个太古时代的人物，因此高罗赫皇帝时代就是太古时代。

伏罗巴耶夫留神地听着。他几次想俯身从背囊里取出一听罐头牛肉来，可是差不多每次都被柯磊托夫强迫阻止了。

“水，水又没有！真该死！”他越来越憎恶当地的生活条件，毫无倦容地说下去。“亲爱的朋友！你是跑来休养身体的，你只需要风景、山水、花卉和海洋，不过这些个东西只相当于涂着口红的嘴唇、画着黑煤的眉毛。事实上，这里的情形再糟也没有了。”

伏罗巴耶夫瞥了一眼墙旁的女人。她那苍白而坚毅的脸赋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对他们的谈话却露出不关痛痒的神气。这个纯粹的哥萨克女人两条乌黑秀眉下的一双灰色眼睛，安详地打量着来客。

“现在你可了解我了吧？你听我说，燃料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区里原来有一千多辆汽车，现在却只剩五架没有轮胎的‘战利品’了。电灯也没有。真是糟糕！”

听着柯磊托夫的讲述，伏罗巴耶夫逐渐明白：他作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却为了个人的事到此地来，这将会给柯磊托夫一个怎样荒唐、奇怪甚至可耻的印象！是的，他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曾经四度受伤，被锯掉了左腿，还患着肺结核，不过，无论如何他依旧有许多工作可做，然而他竟在作着安度田园生活的好梦。

他瞥了一眼柯磊托夫愤激的脸色，想了解书记的愤怒是不是对他个人而发的，但是不得要领，就起身告辞。

柯磊托夫对客人的告辞并不感到惊奇，也不加以挽留，只是一面摇着手，一面继续说那没有说完的话。

女人从墙旁走过来，把两只酒杯、盛蛋饼的盘子和一只满是香烟蒂头的烟灰缸一起收在托盘里。